

楔子

「這時候一定要有一個人死掉。」

叼著香菸，身材瘦小的男人這麼說。

另一個身材魁梧，留著八字鬚的男人點頭同意：「若沒，這齣戲就歹演啊！」

「你想，是縣長還是什麼人比較合適？」瘦男人用磷响中指與食指夾著一根細長的香菸，他尖削的下巴朝著前方，眼睛盯著天上，張開口，像玩遊戲似的，緩緩吐出一道煙圈。

「縣長？」胖男人抿抿嘴唇，臉上細細長長的八字鬚抖動如蟑螂鬚：「按呢歹誌恐怕會尚大條。」

「要不然，死他們家兒子好了。」瘦男人說這樣的話好像打開電視開關一樣容易。

「伊後生還有利用價值，留著還有用。」胖男人的顛顎關節不斷上下移動，他似乎在咀嚼什麼東西。他雖然胖，而且面相眉濃鬚稀不太對稱，但是穿著合身的訂製西裝還是讓他看起來像個專業人士，那種容易見人說人話、見鬼說鬼話的超級業務員。因為體型圓潤，讓這人看起來還帶

著一點喜感，從他口中說出任何與死亡相關的語言都像是增加業績的話術，彷彿包著毒藥的糖衣。

胖男人繼續說：「若沒，呷兜親戚，彼个縣議員嘛可以。」

瘦男人嘴裡這根菸已經抽到菸屁股，他狠狠吸入最後一口氣，將菸蒂丟到地上，用鞋跟碾踏。那是一雙深咖啡色的鱷魚紋皮鞋，細緻的排列組合，延展出曲折路徑，像是人間遺落的迷宮地圖，在地面與地底之間蠢動。據說最高級的鱷魚皮手工訂製鞋，必須選自鱷魚下巴最柔軟的部位，吸菸男人不斷扭動交替的左右瘦腳，彷彿是鱷魚張口前的逡巡。

胖男人站在一旁，他站得很挺拔，只有顫顫關節蠕動愈來愈劇烈：「要不然副縣長也可以。」

「啊你是在玩大風吹喔！」瘦男人微微瞪了胖男人一眼，發現他嘴巴一直在動：「你是在吃什麼東西啊？」瘦男人開始不耐煩。

「Airway。」胖男人用台灣腔的英文發音。

「口香糖？」瘦男人用不解的眼神看著他。

「是無糖的。可以減肥。」胖男人回答。

瘦男人接著說：「你這麼胖，不要再吃糖了。」

「這毋是糖，這是口香糖。只有外口包到一層糖衣爾爾。」胖男人繼續嚼，繼續掏出亮面鋁箔夾縫袋包裝的口香糖，從裡面倒出好幾顆小方粒在肥厚的手掌上，伸手到瘦男人面前：「要不要吃？」

瘦男人搖搖頭：「這是包著糖衣的毒藥。」

「哪會是毒藥，醫生有講過吃口香糖可以減輕焦慮。」

瘦男人難得噗哧一笑：「這是塑膠，跟腳踏車輪胎一樣。你會去吃腳踏車抗憂鬱嗎？」瘦男人說完話，從口袋中掏出菸盒，細瘦的手指頭像把玩魔術方塊似的翻轉著香菸紙盒，他飽經風霜的臉龐儼然已成為人偶面具，刻木牽絲，受到翻轉菸盒的無形牽引，愈皺愈緊，乍現的笑容早已隨風而逝。

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一定要有人死。沒選上總統會抓去關。」瘦男人吐出這句話。

「假裝一下也可以吧！像上次一樣。」胖男人的聲音愈來愈小，和他的體型愈來愈不成正比。

「他家媳婦好了。」瘦男人最後這麼說。

「彼个生得蓋水的媳婦？一定要是她嗎？」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有著淡淡的憂愁，但八字鬚男人說話時面無表情。

「就是她了。」瘦男人再度取出一根菸，斜斜叼在嘴上，另一隻手從西裝口袋掏出金質打火機，喀嚓一聲，劃破郊野中的寂靜，點燃黑夜裡的幽微冥火。

1 星光大道聚焦準備

新蓋的教學醫院外觀是明亮的玻璃帷幕，白天三百六十度反射日照，儼然成為一座雄偉的發光體。走進大廳，挑高的空間有著華麗的拱頂裝飾畫，看不出來是不是偽米開朗基羅的《創世紀》，然而線條是親民的，就像服務台後方滿頭白髮的志工人員臉上的紋路。

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彩繪玻璃，鑲嵌著簡單的幾何圖案，西元十世紀出現的工匠藝術，千年流傳的印痕總連結著教堂魅影：童貞瑪利亞與耶穌受難。金屬氧化物溶解在砂土之後超度無色無空，琺瑯綠鈷礦藍玫瑰金的透明壁畫讓光穿過讓時間飛過，折射著小人物的故事，來來去去，角落裡的枯枝生出百合是如此素淨。

還有鋼琴聲迴盪在人潮簇擁的晨曦，門診即將開始，腳步聲與鍵盤聲，錚錚鏗鏘的倉促，音符多數導引至天堂坦途，也有少數不幸墮落地獄。

鋼琴曲調是一首改編的流行音樂，節奏輕快又帶點哀愁，像是回沖無數次的整片樹葉茶包，標榜來自高海拔人工摘取的茶葉是好，可惜消耗太久，不復純粹。古恩想不出這首歌的名字，他

下意識探頭尋找彈鋼琴的人，好奇是什麼樣的人願意在清早七點五十分來醫院彈鋼琴。

古恩對醫院生活非常熟悉，過去擔任地區醫院 P G Y 不分科醫師一年的訓練期間，早已經把醫院當作第二個家，特別是味道與路線圖。連續上班十二小時，下班打卡之後他倒著走都可以回到宿舍癱倒在那張床上。他還有一個私房上大號的地點，在那裡不用擔心沒耐性的患者猛敲門，畢竟他經常忙到三天才有一次機會擠出空檔去拉屎。

然而，今天是個神聖的日子，是古恩前來應徵這間知名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住院醫師的日子，因為神聖殿堂正是他唯一的方向。

古恩，醫學院畢業一年的新科大夫，做個好醫生是他的夢想：「不求救多少病人，只求每個病人認真照顧」。他是這麼想的。

我叫古恩，我是太魯閣族原住民。

性向正常，無不良嗜好，內向活潑，有美麗女友準備娶回家。

對於看診有莫名的興奮，想到急診一直看診，解決急症。

興趣：籃球、唱歌、樂器、跳舞、反串、鬼片、表演、旅行、歷史、騎車、導遊、主辦活動。

老爸公務員退休，現在經營飛行傘觀光行業。

老媽家管，經營花蓮原住民特色民宿。

老哥傳播系畢，目標台灣第一導演。

古恩的自傳這樣寫。

其實當醫生是老爸古正義的夢想，古恩從小就是個安靜的孩子，他按照父母親的安排，規規矩矩念書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

此刻古恩即將成就的夢想，確實一點解釋應該是父親的夢想：出人頭地，在大醫院裡成為大醫師。

大醫院什麼都大，連面試群的陣仗也龐大。光是在會議室外等候面試的準醫生估計四、五十人。這些全國醫學院的應屆畢業生，或是與古恩歲數差不多上下兩屆的年輕菁英們，在走廊外排队站或坐，等待點名進入會議室。古恩稍微算了一下，平均一個人進去面試的時間只有「五分鐘」。

叫到古恩的時候，他拉拉黑色西裝外套。今天他刻意打扮，穿著正式的西裝與皮鞋，三天前還去了美容院把頭上的金髮全數染黑，他摘下銀製方形耳環，耳洞打在靠近耳垂的耳廓上並不明顯，當然，也利用長袖白襯衫遮住手腕上方前臂肌群的刺青。那是他花了兩萬四千元找頂級師傅耗費四個小時做出來的藝術品：蛇杖刺青。

救護車呼嘯於街頭，大概很少人會認真觀察救護車上的圖案，蛇杖就是其中之一，在藍色六角形「生命之星」正中央。這是國際緊急醫療系統統一使用的符號：一隻靈蛇纏繞木棒，源自希臘醫神亞斯克勒皮斯（Asclepius）手持之物。木棒象徵人體脊椎骨，蛇每年脫皮隱喻恢復與更新。靈蛇沿著中軸旋轉升起，亦是一種求生的力量。不過傳說中的醫神亞斯克勒皮斯是阿波羅之

子，因為母親過世，從小交給半人半馬的賢者凱隆撫養。善良有智慧的凱隆啟蒙了亞斯克勒皮斯對醫療的興趣，後者因為高超的醫術救治許多絕症患者，卻觸怒冥王，沒多久就被害死。因此，醫師的壽命比一般人平均少十年不是沒有道理。

大醫院的會議室就像這棟百年古蹟一樣古樸嚴肅，除了細緻拼貼的馬賽克磁磚，其餘陳設並不複雜，簡單中帶著留白的優雅，或許如同牆上那幅孟克名畫《吶喊》，很多醫生都像畫中人一樣壓抑。

會議室白板旁邊的牆上，吊掛著一座傳統X光觀片燈箱，那是從前還在暗房洗軟片時代的必備配備。那個年代，醫生在LED燈光照明下透視患者器官的灰階影像，仰賴多年累積的經驗決定病情，每一次的研判，都像是診療界的博奕百家樂，遊戲規則很簡單，黑白照片一翻兩瞪眼，生或死，比較靠近哪一邊？照片上黑點多或少，密集或分散，X光照片只會說實話，由它來告訴人們答案。

陪家屬就醫，最難熬的是等待，等待就診，等待答案，等待醫囑，等待照相，等待洗片的時間，等待放射科與各科的聯繫，等待醫生的解讀，鈣化或黑點或腫瘤。

等待往往比結果更折磨人。

隨著影像醫學部成立，正子攝影、磁共振影、各類型電腦放射掃描，數位化傳輸讓X光片三十分鐘之內傳遞到天涯海角。目前AI掃描X光片已經進步到十五分鐘可以看完七百張肺癌患者的胸腔照片，平均每1.28秒判讀一張，再利用大數據分析，準確掃描病灶。這是目前為止專科醫生用目測都做不到的事，已然由先進的人工智慧代替醫生完成。未來，家屬陪診等待的時

間縮短了，人與人相處的時間也縮短了，好或壞，只要進到醫院裡都是無奈。最後剩下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愛恨嗔癡，在就醫的過程中無限延長，導致無限放大……

今天古恩打扮得很規矩，像要參加「偶像練習生」試鏡那樣正式。

走進面試會議室，至少十人以上的主任醫師或教學負責人，有些是期刊上的熟面孔，也有一些讓人很陌生。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嚴肅，臉上烙印著深刻的法令紋，像懸絲木偶般矗立，需要演藝師操縱提線才能展開笑容。他們最靈活的部分是手臂，快速翻閱古恩的履歷，眉頭愈皺愈緊。

「吃西瓜大賽冠軍？」體態豐滿的主任醫師首先提問。

「是！沒有人比我吃得快又多。」古恩回答。

「你放在履歷表上的這張，是吃到吐的照片。」看起來比較年輕的教授醫師詢問。

「選這張是因為這張最有喜感。」古恩解釋。

另一位主任醫師接著開口：「你的成績和其他同學有點不一樣。」

古恩心想：「老師這樣批評我成績爛已經很溫和了」。他畢業自中部排名並非高段的醫學大學，在校期間的學業成績確實無法和神人級的同儕相比。但是有勇氣應徵大醫院醫師，就應該具備基本的求生能力與羞恥心，於是他展現自信地向權威醫師們解釋：「我的學科確實不是很理想，但是進醫院實習之後，各科老師都有看到我很大的進步。」

這幾位教學醫院大教授顯然沒時間理會「很大的進步」這句話在細節裡所呈現高度勵志的能量，他們的高智商很快演算出「進步」所應該帶來的回饋與榮譽。

「那你得過什麼獎？」另一位主考官緊接著問。

「呃……沒有……」

醫學中心級醫院的權威醫師時間很寶貴，他們的問題尖銳又直接。古恩感覺面試彷彿進戰場，真人對決魔獸爭霸，比玩電子遊戲還刺激。

「你的求學經歷寫『熱音社主唱』、『熱舞社』、擔任副班代，舉辦系迎新、友系聯誼，主辦慶功宴，樂團主唱。這些都是醫學院外的活動。」

「我創建兩個社團，一個是『杏服醫服隊』擔任生活長，也創設校內第一屆原住民社團，到部落幫忙量血壓，教小孩子做功課。我也是系男籃幹部。」古恩說。

「比賽經歷是華人星光大道第二季百人海選複賽，多次街舞比賽得名。」白髮老醫師將古恩的履歷放下，摘下眼鏡，露出疑惑的神情，直直盯著古恩瞧：「除了這些，沒有其他的了？」

古恩搖搖頭，旋即靈機一動：「我在淡水馬偕醫院實習的時候剛好發生八仙塵暴事件，雖然那天我休假正在東區酒吧聚餐，但是看到新聞說有大量傷患，我就立刻搭車回去淡水馬偕急診室幫忙。那時候我只是實習醫生，雖然被其他同事酸我太資淺根本幫不上忙幹嘛回去，但是Intern能做的事其實很多，在旁邊幫忙開Order或是幫病患擦拭傷口換藥，並且安慰及處理其他非八仙事件的就醫民眾，做這些事讓我感到很熱血。」

「你在東區酒吧？」不知道是哪一位主任醫師冒出來的話語。但立刻又被陸續展開的其他提問掩蓋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每個面試者只有五分鐘，古恩卻感覺自己的面試時間比五年還漫長。十位權威醫師十面圍剿，古恩是天主教徒，但此時他寧願祈求千手觀音現身護法。

「時間到，謝謝你。下一位。」最年輕的主任醫師說。

古恩走出會議室時，腦袋還是嗡嗡一片，他只記得最後一個問題是：「你是來應徵藝人？」走出大醫院，陽光正熾，視差讓他眯住眼睛，看不清楚方向，但是他的心裡雪亮。下一次，當古恩再度走進這裡，很可能是需要住安寧病房的時候。

古恩去停車場開車。

為了今天這個全省最大醫院面試的重要日子，哥哥古斌出借他最寶貝的白色二手豐田。「豐田」這兩個字不但聽起來有種吉祥的暗示，也和家鄉很接近。古家居住的光輝村就在豐田村的下面再下面，但是若站在光輝村的位置來看豐田村，就會說是「那邊再那邊」。老一輩的人傳說著花蓮豐田產玉曾經讓許多人因此致富，古恩小時候也和好奇的堂兄弟們去溯溪探源，效法淘金熱也想發筆意外財，一群孩子跟著拖鞋騎著腳踏車直奔那邊再那邊的山腳，沿溪而攀緣。只見處處山泉湧入溪澗，時值盛夏，孩子們紛紛撲通跳下水，洄游群石間，他們的嘻嘻笑聲與汨動的溪流共振，潺潺徘徊在幽林靜壑，幾隻台灣獼猴在樹上搔首觀望。

雖是日正當中，深山畢竟磐石高崗，愈入樹影茂密婆娑處愈多陰暗角落，山路愈崎嶇，這群小孩幾乎快越過中央山脈也沒發現任何礦脈，還一度迷路，游移在樹叢之間，跌跌撞撞，直到深夜返家被焦急的父母臭罵一頓。後來聽到有經驗的長老說，豐田玉這種礦物是藏在蛇紋岩與黑色片岩之間，要經過開採才能琢磨成寶石，它並不是已經長好的美物，也不是女明星在海報上佩戴的玉鐲那樣漂亮圓滿亮晶晶，一眼就可以被看見。

古恩將二手豐田暫時停靠在馬路邊，他和表姊戴安若約好在這間銀行門口會合，準備一起去參加哥哥古斌的新生兒滿月酒。古恩比預定時間提早半個小時抵達，還好忠孝東路六段已近市區

邊陲，加上並非交通尖峰時刻，紅線上暫停一會兒應該是安全的。

古正義給兩個兒子取名字都是有意義的，老大古斌期望他文武雙全，懷老二的時候家裡有些狀況，夫婦倆期望天主的恩典可以改善這一切，因此將老公命名古恩。至於戴安若是古恩的二姑媽古芝琪的女兒，古芝琪是古正義的親生二姊，因此戴安若是古恩親表姊。

剛剛在大醫院裡那些權威教授級醫師認為古恩想來應徵「藝人」，其實，表姊戴安若才是真正的藝人。她最當紅的時候古恩還在念小學，因此對女明星很無感，現在看到的表姊只是一個經常穿著白襯衫黑長褲出門的中年婦女，身材保養得還可以，笑起來更年輕。古恩實在很難把表姊和當今網美或YouTuber聯想在一起，畢竟在古恩這個年紀的同溫層裡，網美比明星的知名度還要高出許多。他有時會懷疑「戴安若曾經是女明星」這件事很可能是父親古正義瞎掰的，因為古正義也說過他和林志玲是好朋友。

今年的春天雨水不多，時序尚未入夏，柏油路上已經讓日曬擠出蒸氣，行經一旁的車輛與路人彷彿沙漠海市蜃樓的道具，飄忽游移，古恩有點想打瞌睡，但是他要顧車，還有二十五分鐘才到約定的時間。

怎麼今天的「五分鐘」都過得特別慢！或者開去隔壁巷子裡找個安全的停車位小睡一下。古恩心裡這麼想，反正現在大家都人手有手機，表姊如果準時抵達看不到人應該會打電話，這樣連設定鬧鐘的動作都可以省略。當然，若是表姊提前到了，此刻她一定會看到這輛從來不洗車的「白色」豐田已經停靠在路邊等候。

古恩才剛剛發動車子，啟動冷氣，右側副駕駛座的車門唰地一聲被用力打開，她動作伶俐迅

速，人都還沒坐好就急促地說：「快點！葛格在等我們。前面綠燈剩十三秒，你趕快趁綠燈左轉。」

古恩下意識地聽從「表姊」指示，完全沒時間和「表姊」面對面打聲招呼，他急著「快點」把握最後十三秒綠燈，先轉頭向左，專心張望左側照後鏡檢查後方來車，此時剛好是個馬路無車空蕩蕩的疾駛好機會，他踩足油門，左邊傾斜四十五度朝前方行進，趁著最後倒數五秒綠燈，順勢左轉。

剛剛好在變換燈色之前成功左轉永吉路，古恩鬆一口氣，逐漸放慢油門，他說：「這麼巧，妳也提早到。」說完，古恩才有時間，把頭朝右邊看一眼，展現有禮貌的好教養，跟表姊面對面打招呼。

沒想到這一轉頭，差點沒嚇呆，右邊副駕駛座位上的這位陌生女子是誰啊？

「啊！！！」兩個人同時驚聲尖叫，同時質問對方：「你是誰？」

坐在古恩旁邊的女子，濃妝豔抹的程度讓人一時之間無法判斷她的真實年紀，低胸露乳的花色緊身洋裝，白皙的肌膚配上辣椒色正紅唇膏，耳垂上掛著非洲或印尼或緬甸少數民族最愛裝飾的超大型金屬耳環，抓緊安全帶的手指頭上至少三顆閃閃亮亮大鑽戒，她這樣的裝扮在白天出現真是個嬉遊通宵的酒廊小姐，不知道為什麼獨自落單了，更不知道為什麼會上了古恩的車。

「幹！你別想綁架我，我爸會找警政署長來抓你。」女孩提高音量警告。

「表姊！」古恩脫口而出。

古恩才應該是被嚇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受害者，這一切本來只是很單純的接「表姊」一起

去喝新生兒滿月酒的家庭活動。

「誰是你表姊！拜託，我才沒有那麼老。」女孩接著說話。

「妳是誰啊？」古恩問。

「你是誰？」她似乎不甘示弱。

「我是古恩，我剛剛在路邊停車準備接我表姊一起去吃飯。」

「喔！」女孩眼珠骨溜溜轉著上下四處打量車廂內部，稍後才像是鬆了一口氣，翻翻白眼：「我上錯車了。」

古恩這才仔細打量隔壁這女孩，發現她除了耳環還穿了鼻環。在他的認知裡，只有牛才穿鼻環。他曾經也有過穿鼻環的欲望，但是擔心將來在醫院工作容易上呼吸道感染，鼻子是病毒頻繁出入的孔道之一，若是硬要在筋膜組織中打個洞會提高生病的風險，他因為科學理論而打消穿鼻洞的念頭。

「那你乾脆送我去我葛格那兒好了。」女孩說。

「你有葛格要見，我有表姊要接，請妳還是下車自己過去吧。」古恩說。

「什麼？外面好熱。」女孩回答。

什麼？難道她不想下車嗎？

「你要去哪裡？我跟你們一起去好了。」女孩說。

完蛋了，這是個瘋子。古恩心裡估算著，他可得千千萬萬謹慎小心，萬一這女生等下要搞他個仙人跳，電視新聞常常這樣報導，台北很多奇怪的女生，萬一發生什麼萬一，他這輩子就別想

當醫生生了。

女孩盯著古恩無辜的表情猛瞧，她的大眼睛裡帶著一絲笑意，她顯然鬆懈了心房，自己伸手在前方副駕駛座摸來摸去，除了調整冷氣風向和強度，還順手翻開置於前座原本被她壓在屁股底下的檔案夾，裡面是古恩剛剛去醫院面試的履歷。女孩翻著看著，不時笑出聲來：「哈，你去應徵藝人喔！」她正看著一張古恩在授袍典禮慶功宴上，跳熱舞時男扮女裝的半裸造型：「天啊！你還會扮人妖。」她繼續翻閱，認真看到最後，發現古恩穿著短白袍在醫院診間的照片：「什麼！你是醫生啊！」

古恩不知道該回應什麼。他到現在都不知道這個女生的來歷，更不知道她的「大名」。

「不好意思，妳可以下車了嗎？」古恩說。

「外面很熱欸！」她說。

「外面很熱妳已經說第二次了。」古恩說：「對不起我外面還有……呢……是『後面』還有事情。」

真奇怪古恩為什麼講話會結結巴巴，而且，還會向她說對不起？她根本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，而且是個無厘頭又莫名其妙要參加古恩家族聚會的陌生人。

「我叫汪洋洋，大海洋的洋。很高興認識你。」她說，同時伸出右手做出準備握手的姿勢。

「我是古恩。」古恩禮貌性地伸出手，與她輕輕一握。

「古恩！我在IG或臉書上可以找到你嗎？」

「千萬不要！」古恩心裡忖思著，內心小劇場正在上演，他的OS是：「最近和盈君有點不

愉快，不想再火上加油。」但是他很有禮貌而且很有修養，不會在一個陌生人面前用嘴巴吐出這些令人尷尬的字眼，更不會暴露自己的感情隱私。他是一個情緒波動接近零的高情商人類，喜怒哀樂無形於色，只會露出微笑簡單而優雅地說出兩個字：「行啊！」

事實上在他腦海裡早已經轉過一輪危機處理，他的策略是「我用原住民拼音註冊FB，看妳有什麼通天法寶可以找到我的臉書。」

「你的原住民名字是什麼？」汪洋劈頭問。
什麼！

「你的自傳一開頭就寫自己是太魯閣原住民，你一定有原住民名字。酷！快告訴我你的名字，也幫我取一個。」

「Walis」古恩回答。

「我呢？」汪洋洋問。

「我怎麼知道。」

她嫣然一笑：「你幫我想想，我再來找你。」說完，她提著包包，逕自開門下車離去。

8+9！古恩心想，今天真是個好日子，如果沒有向「葛格」借這輛豐田車，如果沒有剛好和「表姊」約在台北市東區極東邊的忠孝東路六段，如果不是因為今天要去大醫院應徵心目中最重要的工作而必須借車……如果這一堆事情沒有串聯在一起……應該就不會衍生出一連串怪異的後續。什麼「汪洋洋，大海洋的洋」，沒事一定要在自我介紹時加個「大」字在裡面嗎？說「海洋」的「洋」他也是聽得懂的。而且她的名字「汪洋洋」這三個字聽起來都跟水有關，她是命中

缺水缺得很兇嗎？正常人不太會這樣取名字吧，除了家裡有人太相信算命仙或是為了進入演藝圈而取的名字。否則，這一聽就知道是個出來混的假名。

「我叫古恩，骨頭的骨，ㄣ大便的恩。」以後也來這樣大大介紹自己好了！

古恩搖搖頭，覺得這樣很沒有禮貌，況且古恩確實是個漢化的本名，承襲自家族三代的姓氏，也是父母愛的結晶。童年時期在閩南人為主的小鎮上，他的姓名從未被拿來開過任何玩笑，他不是個像汪洋洋那種用假名在江湖走動的人。

晴空萬里，日正當中，他突然覺得整個城市都在冒煙。一定是天氣太熱了，古恩心想：這麼熱的天氣，很容易把什麼事情都燒起來。

滿街星火燎原，就像當初參加電視節目《星光大道》海選時攝影棚的燈光。